第四章　木户的试行方案

空想的指导大纲

4月7日，铃木总理在内阁成立以后，让迫水书记官长和秘书综合计划局长官担任干事，命令各内阁大臣彻底调查所管事项的现状和前景。这成为预定召开的第八十七次临时议会（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帝国议会）讨论施政方针的基础。迫水书记官和陆军中将秋永综合计划局长官担任干事，辅佐职位由内阁的毛里英于兔、参谋本部的种村佐孝大佐、海军的未泽庆政大佐、军令部的柴胜男大佐、外务省的曾祢益组成。工作的结果，在5月中旬制定了草案，并且提交6月6日的最高军事会议讨论。草案内容由两个报告书构成：（一）国力的现状；（二）关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当时形势还难以估计，但他却大胆地下了结论。大家在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出现了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调子渐渐地变得强硬起来。

简单地将其内容综述如下：

首先是《国力的现状》。

（一）要旨：随着战局的紧迫，陆、海交通以及重要物资的生产越来越受到影响，粮食供应更加紧张。现代战争的物资力的综合发挥是最难的，要密切注意民心的动向，因此，应该争取时间制定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

（二）民心的动向：国民在心中怀有忠诚之心；另一方面也希望转变战局，批评军方和政府，对领导的信赖开始动摇。平民、农民心灰意懒，自暴自弃，这是道义颓废的先兆；知识阶层焦燥

不安，潜伏的和平趋势高涨起来。

(三)国家的人力：与国家的物力相比，人力还有余力，只是没有充分利用。不过在大规模动员时，在数量上也不能令人乐观，生育能力降低，体力恶化。

(四)运输能力及通讯：使用船舶约一百几十万吨，但是燃料不足。照此下去，明年底就用完了。铁路运输由于设施陈旧和空袭的破坏，只有上一年能力的半数，今年只能依靠部分地区的铁路运输。通讯处于瘫痪状态。

(五)国家的物力：铁的生产只有去年的四分之一，建造新船也无希望。煤的生产下降和运输困难，在工业中心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工厂接近停产。由于没能从中国大陆运来工业用品，以纯碱为原料的化工生产迅速下降。这样以来，今年年中以后，轻金属、人造石油、火药、炸药也难以保证。液体燃料难以供应，将成为继续进行战争的严重障碍。

(六)国民的生活：今年青黄不接的时期，将出现开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危机，谷物和盐的供应量，将难以保证维持人的生理需要的最低限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饥饿现象。明年将更加严重，既使运用战时经济组织，也不能消除通货膨胀。

最后，在《世界形势发展的观测》一文中，阐述了各个不同国家今后对日本的态度，其中写道："各国战后复兴和经营，都各有着自己不同的烦恼和企图。"总起来说，各国不致一窝蜂似地反对日本。这个大纲就这样结束了。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以上两个报告书的审议，从6日上午9点到下午6点，热烈地讨论着。参加会议的除了六大臣外，丰田军需大臣和石黑农商大臣也出席了。虽然有种种议论，可最后的结论是，必须设法摆脱这种局面，把战争进行下去，特别是出席会议的两个经济阁僚，把防卫全部交给了军部。问题的核心是运输问题，只要军方排除敌人的空袭，确保陆运、海运的安全，所急需的生产就有希望。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并根据这个报告，决定

了《今后实行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

方针：以尽忠报国为原动力，利用地利、人和，把战争进行到底，以维护国体、确保皇土为作战目的。

要点：

(一)迅速强化皇土作战的准备，把皇军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其它偏僻地区、战斗力的配置，要考虑我们的实力，把重点放在对付主要的敌人美国上，同时要考虑到应付北面的紧急事变。

(二)看准世界形势变化的时机，加强推行对外的各种政策，特别期望实现加强对苏的工作，以此来挽救战局。

(三)正如在国内举国一致响应皇土决战一样，为彻底打好这场国民战争，做好各种准备。特别是要以国民义勇队组织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全体国民的团结，提高战争意识；充实国家的物力，尤其要确保粮食的供应，以及特定武器的生产，这些都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点。

(四)根据本大纲制定的实行方案，依据各自担任的职务，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并期其尽速实现。

所谓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谚语，好象仅仅是日本的妖术。上述的"两个报告书"讨论的结果，产生了这个《决定》，硬把减说成加，实在令人费解。

在这个会议上，临时(事先没有通知)被叫来的东乡外相，在《时代的一面》中这样写道："突然通知让我参加这个会议，出席一看，大吃一惊，特别是由于干事没和我这个外相商量，就说明了国际形势，所以会议结束后，给了他严重的警告。"外相继续写道："切忌怀有这样的空想。"空想就是说得好听。但这个决定在御前会议上被提出了。

天皇对逞强感到吃惊

这次御前会议和终战时的御前会议不一样。在战争过程中屡次召开的御前会议，都是事先通过内阁书记官长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干事作出议案和会议召开计划，然后照预定计划举行。可以说这是成规，因此留有记录。

日期：1945年6月8日，上午10点5分开会，11点55分闭会。

地点：宫内省第二厅舍拜谒厅。天皇的座席在上，右侧是总理、军令部总长、参谋总长、陆军军务局长、海军军务局局长、综合计划局长官、内阁书记官长；左侧依次排列是：枢密院议长、海相、陆相、军需相、农商相和外相。

天皇出驾。

内阁总理大臣说："现在开会，得到允许，我主持审议，首先让综合计划局长官宣读《国力的现状》。计划局长官宣读之后，总理让内阁书记长官宣读《世界形势发展的观测》。接着陆海军统帅部阐述了有关今后作战的具体意见。

参谋总长(梅津)的代表河边次长发言（以下都是要点）："最近，形势严重到敌人想占领我们本土，可是我认为，如果敌人登陆，我们运用陆军的主力进行决战。这次和以前在孤岛的战斗条件不一样，因此在本土决战能打败敌人。"

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发言说："我认为主要敌人的美国，首先是夺取九洲、四国的一部分，在那里建立航空基地，然后向关东进军的可能性大。从时间上判断，九洲、四国大约在七、八月左右，关东在初秋以后。全军要发扬特攻队的精神，做好维护皇土的作战准备。

东乡外相发言：第一点和第二点略。"第三点是苏联的动向。苏联做好了随时对日本帝国采取敌对行动的一切准备，应该越过

苏联对日善意的想法，谨慎决定今后的指导方针。并且，对重庆的工作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进行，可是结果反而强化了对方的战争意识。”

内阁总理大臣发言说：“综上所述，今后应该实行的指导战争的大纲，我认为应是前天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审议的结果，因此，让书记官长宣读决定的大纲。”

在御前会议上，天皇不发言已成为惯例，可是这时天皇也一定会惊叹了。天皇回来后，把御前会议内容例外地让木户内府看了。

木户幸一说：“御前会议的内容，平时内臣不看，陛下也不说，可是那时二人只隔着桌子，陛下仅仅说‘就这样决定了。’意外地把文件在我面前拿出来，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事。一读完全是激烈的言辞。铃木组织内阁时，我说‘应该干大事(和平)’，原以为他当然会按着和平方向努力的，可是结果恰恰相反。”

忍辱负重

木户幸一的说：“6月8日御前会议之后，陛下说‘就这样决定了’，例外地向我出示了御前会议的内容。我理解陛下的言外之意，是说‘出了糟糕事，事情严重了’，特意让我看平时从未让我看过的御前会议的内容，我认为这是陛下束手无策的苦恼。这也许是吹牛的说法，可是我每天有一个多小时面见陛下，说东道西，多是些杂谈，也谈些当天的新闻报道、外交等……。每天见陛下时，渐渐地也能猜透他的心思了，当然也理解这时陛下的心情。我担任内大臣如果只是一年多的话，也许还不能做到这种地步，可是我在陛下身边已近五年了，当然就能够掌握陛下的心理变化了。我认为御前会议的决定不行，如果这样，势必把国家拉向毁灭之路，因此决心干‘工作’。‘工作’就是写处理时局的试行草案，让苏联居间调停的和平方案。

如果从规制来说，这不是内大臣干的工作。内大臣如果忠于自己的职务，再进一步说，日本失败也没有办法，我没有理由多管这闲事。可是，我每天看到陛下的苦恼和忧伤，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心情。暂且不管有无权限，不能再沉默了。当时我和铃木、米内、阿南、松平(内府秘书长官)的关系都很亲密，连外相东乡君，也经常在早晚一起打高尔夫球，可以说是能够开玩笑的朋友。因此我想一个人做做看。起草这份草案是在宫内省第二期厅舍的内大臣的房间里，共用了二个小时左右，一口气就写成了。因为早就想好了，所以很顺利地就写完了。"

《木户草案》全文，保留在《木户日记》里，内容如下：

1945年6月8日

……

一、对敌人今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措施，从根本上说，我这个外行人虽然不能得出准确的判断，可是现在从敌人的空军力量和大量燃烧弹的威力来看，不论全国的城市，还是村落都一个不漏地烧毁，这对他们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并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是说，当敌人使出轰炸住宅的战术时，贮藏的衣服，粮食会一起丧失，特别是在农村，向来应付不了空袭。因此，在突然遭受这种攻击时，事先疏散贮藏物，施行起来毕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会所剩无几。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可以说，全国的小村庄，根本没有对空防御能力，地上的民办防空设施也极其简陋。

二、如果认为以上的假想没有大的出入，那么今年下半年以后，全国的粮食、衣料等将十分缺乏，这与临近寒冷的季节也有关系。这一切很容易引起人心恐慌，事实上，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三、拿着天皇陛下的亲笔文件与调停国谈判。若能开始与敌国直接谈判也是一种方策。为了在谈判上取得回旋余地，索性烦劳今日处于中立关系的苏联，担任斡旋角色更为妥当。

四、其中心任务是按照天皇亲笔文件的宗旨和宣战诏书中的旨意，鉴于直至今日的战争灾难，为了世界和平，忍辱负重，决心以极其重大的代价结束战争。

条件的限度是体面的媾和(不得已时再放到最低限度)。

从宣战的目的上来考虑，如果能得到太平洋真正变成象文字上所表达的那种意义的太平保障，促进在我们占领的各国家及各地域民族的独立，我国放弃对占领地的统治。

我国驻扎在占领地的陆、海军要主动地撤兵（如必须放弃占领地的武器，这有待于谈判的结果)。

应该下决心缩小军备，缩小到国防需要的最小限度。"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从根本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的心思；揭示的只不过是问题中根本的重要的事件。至于谈判的条件等，需要有待于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研究讨论。

为了说明木户内府这个《时局处理草案》制定的经过以及对于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听一听当事人的话吧！

动摇军队的催化剂

"内容就是日记中所写的。如果再说一下前后原委的话，我写这个草案的动机，是由于在御前会议上作出了非常强硬的决定。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呢？我是事后才知道的。铃木内阁在御前会议之后，马上举行了临时议会(第八十七次，6月9日)，在为举行议会而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似乎也流露出一点向和平迈进的意思，这样就刺激了陆军。因此，一般认为：在议会召开前的御前会议上，在决定将来的指导方策及战争指导方针时，陆军大打出手，责备了政府。

陛下向我出示御前会议的内容时，令我吃了一惊，可这也使我再不能沉默下去了。我想如果没有人挑头，打开一个局面，后果不堪设想。我的主张与御前会议上决定的观点不一样，可还是

一口气写完了。如果说这象是对草案的说明，那么，一开始就是这样考虑的。

小矶内阁把莱特说成是决战战场，接着又认为台湾是决战场，可美军开始进攻冲绳了，这也无望了，就又决定在本土决战。硫黄岛也失败了。这样下去，秋天就会进行本土上的陆战了。我大致就是这样推测的，因此，我的想法是，如果不在此之前想出什么办法，就……。

询问陆军的那些人，都说还是在海岸边作战之后再谈和为好，阿南君也这样认为。可是，在我们看来，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城市在燃烧着，人们注意到，日本的灯光一个一个地消失在夜色中。6月天气热，既使不穿衣服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马上就要进入秋季，冬季也要来临了，几千万面对寒冷的人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住的也被炸毁了，难道依靠这样的人能进行战争吗?!因此，象我这个外行也想到了批评这种战略。如果直接表示反对，就会遭到军部的攻击，因此，在表示这是外行人的看法的同时，说明了自己对战略的大致估计。

总之，美军将在秋天登陆，10月末或11月初，美军登陆时，就可以看到日本人都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几千万饥饿的孩子到处乱跑的情景。这样还有能力进行战争吗?!现在每天晚上都遭受空袭。说起这些来，无论谁，连许多军人也都明白和平的必要。但是，这些军人一凑成集团，就都说我们有特攻机。的确是保存着三、四千架特攻机，可是，这些飞机，只进行一次本土登陆阻击战，就会用完的。况且，究竟能给予敌人多大的打击呢?不用问，心里都清楚。怎样防御接踵而来的第二次登陆呢？松谷诚君（总理秘书官、陆军大佐）通过松平君（内大臣秘书官长）问我，阿南君所说的：'第一次也许损失掉三分之一，可是，不会全部毁灭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是路人皆知的常识，当敌人第二次进攻时，特攻机一架也不会有了，最后只能到松代的洞窟去作战（在长野县建造的地下大本营）。

下面对草案分别作些介绍。首先，最主要的问题是皇室的安全和维护政体。我心里明白，依靠谈判实现和平来维护皇室的安全和维护政体是很困难的。我们的想法是，至少要把日本传统性的东西保留下去。虽然实行共和主义，日本也能生存下去，但传统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我认为终战时国内会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为此，无论如何必须维持皇室的存在。既便投降，在这一点上也必须对英美提出强烈要求，这是最贤明的主张。

驻日英大使以及驻日美大使在这一点上都给予了我们相当的理解。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发言，不是象大学教授那样只发空论。不管怎样，我国是东洋大国，是在进行了那样长的中日战争后，又在太平洋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战，是具有潜在力量的国家，这一点连敌人也不会过低估计。可是坦率地说，仍然担心同盟国对维护国体持怎样的态度，勉强地说是一半一半。我主张试探试探，如果不这样做，就再没有其它办法了。”

其次，依靠苏联斡旋，是打的什么主意呢？“对于苏联斡旋，坦率地说并没有把握。我没想把自己的这个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强加给各方面，这个草案只起到象催化剂一样的作用，使军部和内阁致力于和平主张也就满意了。事后，虽然是内阁作出的决断，可是当我这个大臣问道：你们关于和平的意见时，他们决定了，我也就达到目的了。正如前述，选择苏联是因为让小国斡旋不行，同时陆军也对苏联寄予期望，容易办到；并且是在暗地里偷偷地做和平工作，是不让人知道的。”

试试看

木户内府写完《木户草案》的第二天，即6月9日的《木户日记》，只有三行字：

“6月9日(星期六)晴。

上午10点上班。11时和秘书官长谈论有关处理时局的对策。

从1点半到2点，在文库拜谒，禀告了种种对策，聆听尊意。”

关于此点木户幸一说：“这天，先跟松平秘书官长谈了草案的内容，因为需要他跟其他重要人物联系，并且必须用打字机印刷。就这样，马上就把打印好的草案让陛下看了，地点是在第二期厅舍的天皇政务室。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陛下仔细地看了我的草案之后，记得好象说了‘试试看’，并没有提出问题。总之是愉快地获得了许可。

我认为得到了允许之后，陛下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那时正好梅津参谋总长到大连跟中国派遣军的干部们谈话回来，向陛下报告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装备现状。陛下告诉了我报告的内容，中国派遣军的弹药只够进行一次会战的数量，就是说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不能进行什么大作战了。往年强大的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已不存在。陛下说：‘了不得呀’。再就是海军的情况，海军特命检阅使长谷川清大将视察特攻队的战备，报告了令人寒心的状况：没有舰队，陆、海军都好象是靠坚强意志进行作战，如果有人做象催化剂之类的工作，一定被认为是坏人。我想，陛下也完全预料到了这种状况。

陛下告诉我这件事是6月11日。梅津总参谋长是1日动身，7日乘飞机到米子，因雨未能回东京。在8日的御前会议上，代理参谋次长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我想他向陛下报告是在9、10、11日当中的某一天。”

陛下看透了局势，当然不必对这个草案提出质问。在这里，我想代表读者向木户先生问一句，就是和苏联谈判的形式问题。在木户草案中所讲的形式是让特使拿着天皇的亲笔文件，直接跟苏联谈判，这和东乡外相已经开始的广田与驻日苏联大使谈判不同，期望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木户幸一说：“让特使拿着天皇的亲书去谈判，这是我个人的打算，最初考虑的人选是近卫文麿君。事情是这样的，想使用开战前日美谈判时的手段。那次日美谈判时，我就想到了近卫君。

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日本政治体制的特性就是天皇制。日美谈判时的重点是从中国的撤兵问题。说到撤兵，我认为和美国谈妥了，而军队不同意。当时，在军队中也有人认为还是停止中日战争的好。因此，我也想，既使决定撤军，军队的态度也会渐渐缓和的。但无论如何，绝不能幻想军队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答应撤军。当时罗斯福总统和近卫君进行直接谈判，如果谈妥了，会马上给我拍电报来，不是跟内阁，而是跟内大臣联系。我把这件事马上向陛下提出，得到了许可，因此这是陛下批准的。把撤兵问题强加给军队，这样一来，军队在撤兵问题上，既使因顾及面子不可能立即实行，但也会慢慢行动，趋向缓和。如果承认这是陛下的命令，军队也不会强烈抵抗。尽管提出这一主张的是个小人物，但是要天皇说话就会增加效力。

这次，近卫君去苏联，如果谈判成功，马上给我们打来电报，我想，那要获得陛下的批准。如果让内阁讨论，就会因内阁的不统一而不能顺利进行。只有采取这种手段，并且，既使采取了这种手段，如果不是近卫君担任，也不会进行顺利的，这在日美谈判时就已考虑好了。现在能担负这个使命的只有近卫君。

发表《波茨坦公告》是稍后的事。德国投降时，杜鲁门发表了声明：'我们胜利了一半，最后还剩日本。'并且附加了一个对日声明：'不是打败日本国民，而是因为军阀不明大义，要打败军阀。'没有涉及到天皇制，因此保留天皇制并非没有一线希望。可是，美国为了再给日本一次打击，正在调动军队。为进攻象我国这样的岛国，调遣军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一旦布置就绪，作为军人，不使用武力是心里不好受的。因此，抓住布置就绪前的时机，谋求政治上的解决，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陛下也精通军事学，所以，我想他非常明白。可是，自己还在漩涡中迷茫。"

犹豫的首相、海相

6月13日，是历史上非常忙的一天，在《木户日记》上写道：

“6月13日(星期三)晴。

上午8点半，广濑氏来邸，问了议会的情况。

10点15分，在文库和铃木首相面谈。

11点半，武官长来室，谈了信州松代的设备。

12点半，宫相、次官大金益次郎、侍从长、皇后宫大夫都聚集在我的办公室，协商天皇转移时的对策。

从1点40分到2点20分，在文库拜谒天皇。和米内海相会谈，谈到了收拾时局的办法。

3点半，铃木首相来室，谈了收拾时局的对策。忧虑的心情稍稍轻松些了。”

木户幸一说：“日记中谈到了天皇转移到松代的事情，对此，我并不感兴趣。虽然记得松代洞窟大的令人吃惊，可是，如果去松代就意味着彻底完蛋，结局只能是在洞穴中自杀。如果到那里，国家就亡了。为了不致于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才写了草案。去松代的事，事务性工作由宫内省管理，也许运了些日常用品，可是，我实在不感兴趣，怎样把这个方案跟有关人员说呢？实在感到窘迫，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临时议会结束后，铃木总理进宫，他说：‘一会顺便到你那儿去’，说完就去晋谒天皇了。碰巧米内君来了，就先跟他谈了。过了不久，总理也来了，谈了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正如前述，两个人都赞成我的草案。可是，他们彼此都想试探对方的意思。米内君说：‘总理怎样考虑的呢？’总理拿出总理的派头，说：‘米内怎么样呢？’情况就是如此。”

“那时我推测，二人虽然都在试探和平，可有些踌躇，这是因为米内君当时说要辞掉海相，好象是让心腹高米惣吉少将接替他

的工作。可是，内府竟胆敢搞起政治来，并出现了和平的希望，因而他又中止了辞职。”

当时，我还认为，国家的最高指导者们都只是在口头上谈论和平，怀疑的情绪很明显。把话题拉回来，跟总理和海相谈了《木户草案》之后，内府在两天后的15日，跟东乡外相谈了。

“跟东乡君谈话是15日，那时，东乡君正在准备进行广田和马立克的会谈，没立即跟他谈。

他说：‘赞成建议，可是在前几天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完成战争的国家方针，因此，难以开展工作，那么，怎样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说：‘正因为如此，我才进行活动，以后的工作我做，所以就算你为我而作实现和平的工作’。

阿南也会做吧？问题依然在陆军方面。”

阿南陆相点头同意

“问题在陆军，就是要跟阿南君说了！以前的原委暂且不论，无论如何也要跟阿南君好好谈谈，必须请他理解。可是一想到这就头疼。因此，把和他相会看成是‘相当不情愿’。

幸好，他因别的事情到我这里来了，纯粹是碰巧。18日那天，总理参拜伊势神宫，做任职演说归来，立即在傍晚照例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仍是5月11、12、14日的组成人员。铃木在会议上明确地谈到了要结束战争，不知道是否照原义讲了我的草案。总之，说了不管怎样要结束战争。因此，如果出席会议的人员中只有阿南君不知道我的草案，这是很清楚的，他出席这个会议会怎样呢？这样一来，他的面子就丢光了，如此会议的结果将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在会议即将召开之前，想用别的事情，请阿南君到我这里来，探问他的意向。

怎样跟阿南君说呢？正当我为此感到头痛时，18日阿南君突

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听说你要辞去内大臣，是真的吗？’并说：‘如果辞了就太遗憾了。’我立即说：‘不，如果你问我下面想要说的话，也许你就会说让我辞掉内大臣吧。’他接着问：‘究竟是什么呢？’于是，我慢慢地说出了我的草案，并且问：‘阿南君，你究竟对战争怎样看？不是已经实在令人遗憾了吗？’还让他看了打印的草案。

我看着读草案的阿南君，说道：‘实际上陛下也已批准了。’他说：‘理所当然，不过，在海岸边再打一次，不是可以取得有利的局面吗？’我回答：‘不要那样想，既使再打一次，美国也具有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的力量。不能等到美军登陆作战布置就绪，必须在此之前就进行，因此，无论如何请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我明白，要想点办法。’接着好象突然想起来似地说：‘这个问题吗？今晚总理叫我，就是因为……’说完就回去了。不管怎样，令人心焦的事情就在这种情形下顺利地进行着，难道成功时就是这样的吗？”

这以后的经过，在东乡外相的《时代的一面》中写得很详细。“于是，6月18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组成人员聚会，我报告说，宫中也希望结束战争。并提出要把前几天延期实行的协定事项的第三项，立即实行。同时，报告了广田和马立克大使的谈判状况，即在5月11、12、14日举行的六巨头会议上的决定的事项，通过苏联进行和平谈判。延期实行是因为在那以后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报国尽忠’，把战争进行到底。

会议结果认为，如果英美坚持无条件投降的主张时，日本不得不继续战争，趁我们还有相当的战斗力时，至少要促成包括维护国体的和平。并且如果能在9月末之前看到战争的结束就最好了。因此，要在7月上旬之前探明苏联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尽速谋求结束战争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意见基本一致。再有，让铃木总理明确回答，上次会议的协议事项是否上奏了天皇。答复说还没有上奏。接着说这次请你上奏。所以我判断这是最后一件

事了……。”

和平问题象猫眼似地滴溜溜地乱转，变化无常，当时的气氛实在令人着急。

天皇召见六大臣

继续听木户幸一的话：“不管怎样，如果作为陛下说了‘这个方针可以’，那以后就能明确有力地做，否则象我这样的人就不能做这样的工作。如果背后没靠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人抬走梯子，下不来台。

根据问题的不同，既使对于陛下，也毫不掩饰的说出了。可是，如果提出后想法变了，就不得了。如果说那样可以，我就行动，那就顺利了。因此，这时我毫不犹豫地迅速行动。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内容和情况，到20日，成为主要新闻。当天11点半，总理到我这里来时，便直接向他询问会议的情况。据他说，会上陆军和总帅部的两个总长，一再主张期待本土决战，在沿海给敌人一次打击之后，再进行和平谈判更为有利。可是有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就是无论如何，必须努力抓住实现和平的机会。因此，相继而来的问题是不受6月8日御前会议作出的勇敢地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定的约束，就是让陛下搞掉这个紧箍咒。

正如前面所言，东乡君对这个御前会议的决定很气恼，认为只要有这个决定存在，就不能进行具体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听了总理的话后，就想马上谒见天皇，告诉他六巨头会议的经过，并提出‘东乡外相也这样说了，如不撤销8日御前会议的决定，目前就难以开展和平工作，因此，最好请陛下召见六巨头。’陛下答应道：‘这可以。’于是，陛下召见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个成员。

和陛下谈了之后，直接去了武官长室，将此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并请与内阁去联络。陛下是在22日召见六大臣的。再有，虽然当时我曾对陛下说：如果您向他们这样讲会怎样呢？可实际上，

我是十分理解陛下的意图的。

在这里先补充一点，陛下召集六大臣前一天的21日，近卫君到我这里来了，这正是个好机会，就让他看了我的草案。实际上，那时近卫君到我这里来，也是把他自己的和平谈判草案拿给我看。其草案确实记得是用毛笔写的，内容基本也和我的草案一样，通过苏联进行和平谈判，虽然都是到苏联去进行和平谈判，可他要付出的代价比我的更多，基本上只恢复到我国领土的本土，台湾也失去，至于千岛怎样处理，记得不太清楚了。可是，我记得是恢复到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总之，比我的草案更不利。我们两个人还谈了许多别的问题。"

木户内府个人打算让近卫公作特使到苏联去的事，那时说了吗？

木户说："不过没说，也许是心领神会。"这暂先不论。22日，陛下召见六大臣的情况，作为秘史记录在《铃木男太郎传》和以后高木惣吉少将从米内海相那里听来的谈话里。木户内府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亲自问了陛下，因此，我想陛下亲自说的话是准确的。

6月22日下午3点，陛下召见六人，他们在宫内省第二期厅舍的御座所聚齐。听说当时陛下被围在V字形的座位中，与陛下相对从右边依次排列：铃木总理，米内海相，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但不太清楚东乡外相坐在哪里。总之，与往常的御前会议不同，呈V字形排列，可谓意味深长。这不是什么御前会议，只是一次畅所欲言的谈话会。在正式的御前会议上，如果陛下命令这样做吧，这是与宪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相抵触的。根据《铃木男太郎传》的记载，这个"恳谈会"结束之后，铃木回到了官邸，对迫水书记官长说"今天陛下直率地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有所顾忌的话，不胜惊恐。还有我观察到陛下不是作为命令，而是作为开诚布公的谈话说出的，陛下也考虑到了宪法上的责任内阁制，更加令人不胜惊恐。"

大家就位，陛下出驾，首先说："根据上次御前会议的决定，

要继续进行战争，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考虑时局的收拾问题，关于这一点有何看法？”许久，没人进行回答。

把和平之路作为方向

对于陛下这番意义重大的言辞，在座各人好久一直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先开口回答，这样一来又是陛下说话了。他首先问首相的看法。

于是，铃木首相说：“听了陛下的话，不胜惊恐之至，当然应该努力把战争进行到底，与此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在外交上采取措施。”总理是怎样想的呢？

回过头来看海军大臣的意见。米内海相说：“我认为应该先从外务大臣开始，按顺序回答，为了方便，就从海军大臣开始吧。”“实际上，5月11日以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召开了数次开诚布公的会议，时局方面，主要讨论了对苏问题，大致得出了下列结论：

(一)维持和苏联的中立关系；

(二)争取苏联善意的中立；

(三)依靠苏联居间调停，结束大东亚战争。

海军大臣还提出将第三项延期进行，先等待时机。米内的发言，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可是，在御前会议前的6月6日，曾听取了综合计划局长官关于国力现状的讲话，不胜忧虑。他说既使在武力上决不服输，但如果综合国力，继续战争是困难的，前途也不言而喻。考虑到战争的结局，他痛感必须要有适当的对策，因此，他想使用上述第三项办法，即由苏联居间调停。

最后在全体人员出席的‘恳谈会’(18日)上，关于发动时机的问题，反复慎重讨论的结果，第三项办法应该着手实施，而且需要就实施的顺序和方法给以足够的重视。不管怎样，首先探询苏联的意向，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决定由外务大臣把外交引

向这条路线上来。

以上是与会人员有关收拾时局的一致意见的概要。其余由外务大臣补充和作详细叙述。至此，回答结束。”

东乡外相先说：“刚才，海相的阐述是正确的，仅在这里补充几点。”他接着说：“倡导和平，如果不在我国还有相当战斗力的时候提出，我想不会带来任何效果的。作为斡旋的办法，考虑到了中立国，以及重庆、罗马教廷、瑞典等。重庆受《开罗宣言》的约束，通过他是不恰当的，通过瑞典等国，也只能得到敌人具有无条件投降，这样没有回旋余地的回答。显然，只有通过有相当危险的苏联，别无他途。通过苏联斡旋，前提问题是要符合对方的利益，我们在对于苏联的代价以及媾和条件上，要有高度的思想准备。”

还有，同时出席会议的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在他的著作《最后的帝国海军》中写道：“当时东乡外相的发言，叙述了经过和现状之后，马上提出通过驻日苏联大使马立克，进行和苏联的对话。于是陛下问到：‘什么时候派遣特使到苏联去呢？这件事预料会怎样呢？’对此，外相做了如下的回答，7月上旬英国举行选举，新内阁成立是7月下旬，现在传说最近召开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波茨坦会议），大概在英国选举之后，到新内阁产生的这段期间举行。因此，可能的话，特派大使在7月中旬，即苏联首脑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去苏联。”

接着，陛下问：“军部意见如何？”

梅津参谋总长回答：“倡导和平给国内外带来很大影响，因此，既然充分认清了形势，就有必要慎重采取措施。”

陛下担心地问：“所谓慎重采取措施，是不是对敌人再施加一次打击，然后再说！”

总长明确地回答：“不是那个意思。”

这之后，陛下问：“陆军大臣如何？”阿南陆相回答：“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的。”

最后剩下丰田军令部总长，他说："没有点我的名字发言，问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因为我和海军大臣的意见相同，没什么特别需要说的，就沉默不语了。陛下说：'那么就按照预定的方针，进行交涉。'对此，铃木总理回答：'理解尊意，竭诚努力。'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陛下入驾是下午3点35分，这样以来陛下的一句话，就把左右摇摆的是要继续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在这一天明确了方向。第二天，日本军在冲绳组织的抵抗终于结束了。